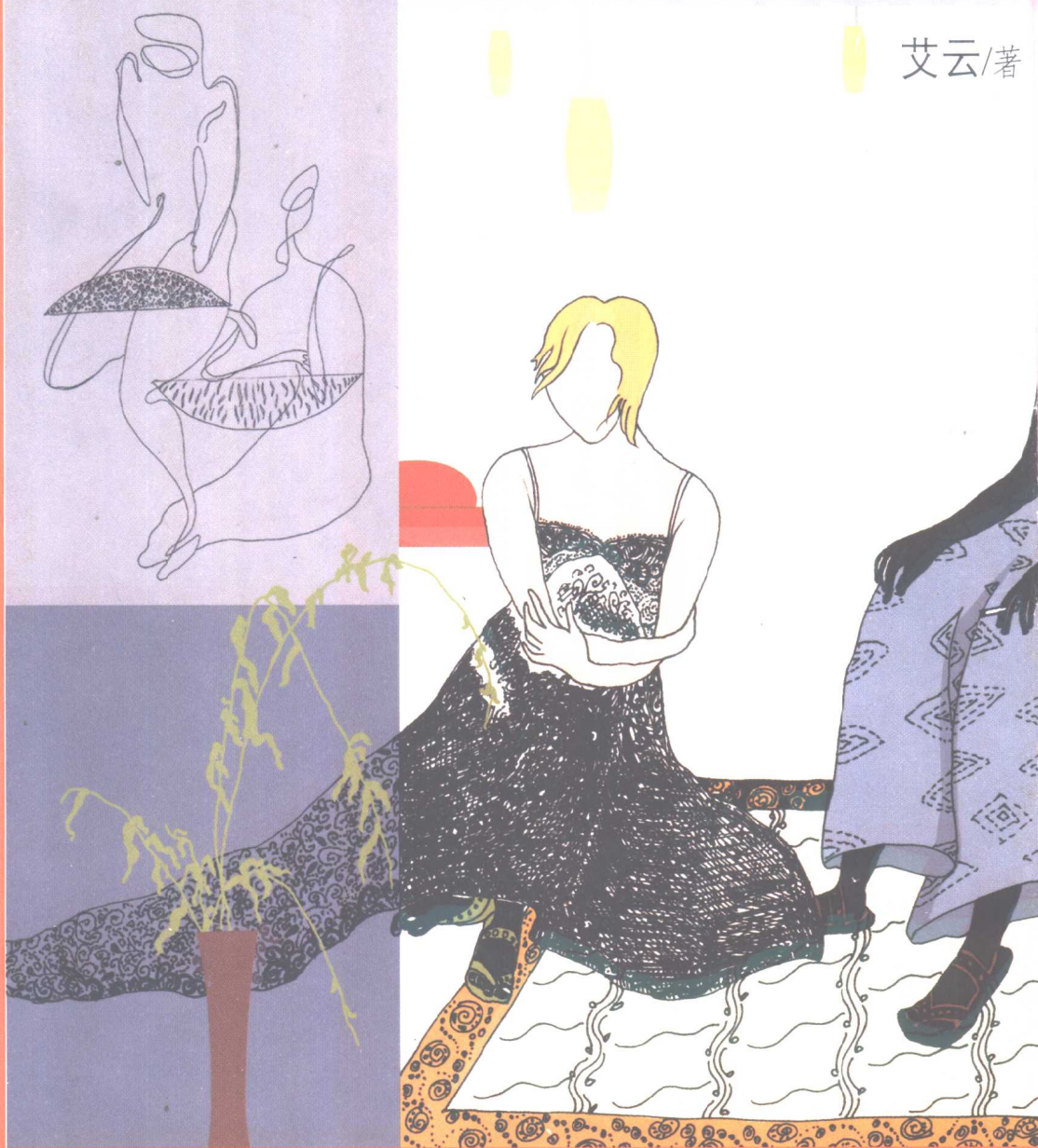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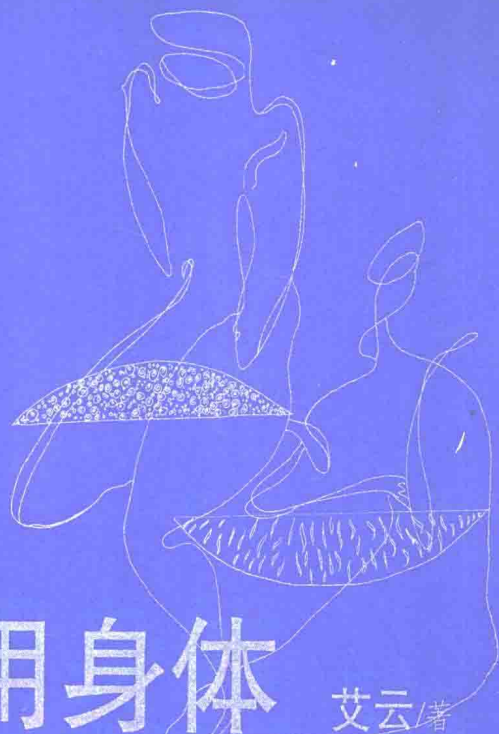
艾云/著



用身体思想

YONGSHENTI
SIXIANG

江苏人民出版社



用身体

艾云/著

YONGSHENTI
SIXIANG

江苏人民出版社

思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身体思想/艾云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11

ISBN 7-214-03574-X

I. 用... II. 艾... III. 女作家-文学研究-中国-
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6621 号

- 书 名 用身体思想
著 者 艾 云
责任编辑 张慕贞 孙 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人民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1
印 数 1—5 130 册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574-X/I·125
定 价 16.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用身体思想”不独是西方女权主义在话语方面的一个重要提法，中国女性作家在新时期文学运动中已有创造性发挥。本书想就运用智慧和开掘身体作为两种并行不悖创作资源的女性写作给以讨论，希望找出由此认识、感应世界的内心廓大空间。这甚至是做不得价值判断的。我也有意无意之间将男性的写作与女性的写作作一比较，在差异中见出各自的精彩以及无可替代。

其实原先并没有明确认识，下卷中个案分析的文字只是就单个作家作品论的有感而发，比如铁凝的《玫瑰门》、迟子建的《原始风景》、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都是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评论文章。这次收集子，将王安忆的评论又扩大了一些内容，铁凝、迟子建的评论是不做更动收进来的。《论女性批评家》也发表在那段时间，因此附录部分添了些东西。现在看十数年前的文字，觉得有生涩稚嫩的朝气。这里也作一说明。上卷大部分是有意识作为专题而写，只是《我想体会无爱的激情》一篇原是写电影观感，后来认为可以作为本书一章，因此加了开头的文字收进来。个案分析中有些女性作家根本不是用身体思想的实践者，但因为阅读的偏爱也做了专题评论，这样也许可以从另一角度拓宽对女性写作的认识。

全书完成之后，只知道许多问题都只会越讨论越深，简单化的方式绝不足取。

目 录

前言	1
----------	---

上卷 理论辨析

时间：就从恐惧说起	3
内部：幽室及其情绪	24
诗性：僭越的理由	35
隐喻：剑与菊	50
暗示：我想体会无爱的激情	67
本质：致命的原创性	76
男权：覬覦与崇拜	93
女权：个人与自由	112
荒地：几种匮乏形式	127
福地：寻找持久性力量	147

下卷 个案阐释

蒋韵：美丽风中之树	157
筱敏：寻找世界的彻底性而非通俗性	175
迟子建：灵魂的还乡	186
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	197
铁凝：把女人的性别发挥到极致	210

Ⅰ 用身体思想

王安忆：逃逸集体记忆	221
海男：欲望诗学的迷宫	241
林白 陈染 虹影：私人化写作	252
朱文颖 卫慧：不同形式的“另类”	263
论女性批评家	272
附录一 被问题追逼的萌萌	286
附录二 另外几个女性批评家	290
附录三 另外几个女性作家	296
附录四 走进身体以及之后	303
跋 希望真诚的书写	308

上 卷

理 论 辨 析



时间：就从恐惧说起

分析将从展开怕的时间性开始。

——海德格尔

这是女人的时间。

她在沐浴，水哗哗地从莲蓬头下流出，流向她的身体，她洗涤着周身的肌肤。

清洗着、抚摸着双乳以及小腹、臂膀……原本，她分明感觉到作为女人那杰出美好的方面，这体现在晶莹饱满；如今，它已不可阻遏地走向松弛、下陷和坠落。一阵颤栗，瞬间遍尝沧桑。有如秋天失重的黄叶，正悠悠沉入绝望之谷。

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肉体在凋零下坠，这才是真正的堕落和沉沦。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让人心痛的呢？

它原来可不是这样。那时她光洁爽滑，凝脂涤雪间闪着初春圣洁的光，如五月芬芳四溢的百合。那是暖阁酣梦的日子，骄傲的土地，蓝色的小溪在汨汨流淌，有一个神话讲述在时间的正午；远处，或者一阵歌声抑或风，都可以使它创造出如歌如慕的故事，还有奇迹。那时，它向上升腾，每天都是清亮的感觉，世界多少神秘的大门在她的眉目传情中悄然敞开。以自己肉体的洁净与芳香，铺出一条鲜花盛开的欲望之路，由此抵达天堂。而现在，时间之矢已无情地击中了她，有一双暴力的黑手把她按在齷齪的地上。她今后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有限的深渊，

以及必死的悲剧性命运,还有那无时无刻不尾随追逐身边的苍老及丑陋,以及皱纹和白发到来时使她真正的心如枯井。这一切,简直是比死亡更难捱的折磨和惩罚。

死亡?这黑色的字块,却闪烁着一层镀金的光,它使女人在这个下午意识到时间,这之于她一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时间,赴死而去的时间,时间的肉体,在有限性中必然的凋零殒败。一个面临颓势不再年轻的女人就在这疼痛一刻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哲学,生与死的奥秘在一刹那洞穿。时间,就从恐惧说起。

女人无可避免地进入哲学与语言。

教会她这一切的是素朴而真实的日常。在她对既往青春岁月的凭吊中,时间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着,把所有的绿色搜刮一空,它刮来的是阵阵萧瑟和遍地的残枝败叶。

谁能逃出时间的深渊?凭借才情与智慧可以吗?可当世界那些神秘的大门向她关闭,不再拥有光荣与梦想,只是掉在时间枯井里的女人还能从什么地方盛长才情与智慧?她原来以为可以,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了。一个在肉体上承认失败的女人其实已经在精神上垮掉。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挽歌,荒原之野永远孤独的女人在向晚寒寺凄泪涟涟。

时间,就从恐惧说起。正如同海德格尔所言,这“可怕的东西在近处接近之际带有一种昭然若揭的可能性:它可能期而不至,也可以擦身而过,这并不减少或消除害怕,反倒构成害怕。”^①这场怕与惧,这场对时间有限性的意识,将成为后来她思考与语言的基本哲学前提。有无这一意识,对后来的深度体验与阐释都带有不同面貌。因恐惧而领会着,她将带着种种微妙复杂的念头上路。她走在了存在途中,她将与普通和常人区别,不再迷恋于非存在的“闲谈”、“逗留”、“两可”,不再仅仅满足于“混迹于繁忙所及的世界”。这种混迹于“多半有消失在常人的公众意见中的这一特性”。这是杂然共在,是非本真,是被抛是沉沦。走在存在与时间途中的女性写作者,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会高扬生命的本体论(以上所用引语均自海德格尔)。但她究竟能走出多远?现在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中译本,p. 172。

尚且不知，一切得看她后来的造化。想要完成个人、完成她自己的女人，则必须要经过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伦理以及宗教三个阶段。

但可惜的是，大多数女人只能走到审美阶段，最多也只能走到伦理阶段，而最后能走到宗教阶段的极为鲜见。这必须是充分做好准备的大淫大德者，是上帝遴选的人。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些话题。有一些在不同阶段的女性，她们的风貌也是迥异的。一般说来，审美阶段的女人，大都迷恋在世生活，尤喜一切健壮美好事物，眼风闪烁，行止活跃，内心跳荡。她们有购物的冲动与贪婪，当然热爱男人，多以暧昧性而非道德性构成自己深居屋隅联想展开的契机。处在审美阶段的女性更多的是私人话语，至于她今后还能走出多远尚且不知，但在此阶段，由于她的写作真实值得信赖，并且她们往往是首先感觉到时间恐惧的人。但是不经过审美阶段而径直说我已走到伦理阶段的女人则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她带有道德的优越感进来，没有时间限度中的疼痛和困扰，是根本不知思想堂奥和语言本质的。对于这样的人让人有什么可说？如果她选择舞文弄墨那只能是一场误会。她的所有言语都是皮相和隔膜，她惯于用大词压人。但没过几年她的写作就会进行不下去。她很容易成为女道学家，不了解同类女性关于欲望关于真实的种种艰辛思虑，很可能的是给以歪曲被冠以恶名。这是让人需加以警惕的人。也有直接进入宗教阶段的女性写作者，这是天生的朝圣者和修女，直接面对上帝为语言而受难。她们没有来自人间俗世生活的杂质和不纯粹，因此她们不用忏悔而直接祈祷。她们不考虑时间的断裂。她们面色苍白，行止端庄，只吃粮食只穿布衣而不取佳肴美服。这是直接寻找真理而非迂回发现真理的人。对这些人我们抱以敬意。因为这个喧闹夸张的世界，需要一些冷飕飕的风。这是一下子就进入皈依阶段的人，不需要过程。但这些女人让人肃然起敬而不得靠近。她们的写作不足以构成世界的完整，但在深刻的片面性中，我们寻找到世界弥足珍贵的方面。

但只有经历过三个不同阶段的女人，才可以说已逃离时间的深渊。她不能让生命脆弱戛然而断，她必须要活过足够的年龄，才可以有资格写出并不偏颇的道理，并完成女人最终美好的造型。这是期待中的女

界的骄傲。

接下来,将围绕三个不同阶段的女性不同意识和写作去分析。

一 审美阶段:享乐与绝望

当一个女人带着时间的恐惧上路时,时间就有了属于个人的私秘。这是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生活”,这种生活看样子是享乐,但其特征则是绝望。身体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但凡是创造的,都是有时间的。“先行在死中”的哲学基础,对于一个终有一死的个人,听着踏踏作响的死亡的脚步的逼近,还有什么比眼下活着,并让人证明自己活过更重要呢?于是,生命作为最高道德律令会在个人的掌握中。

更好的活,更深入的拥吻、搂抱以及做爱,这是抵御死亡侵袭的办法。秩序生活因为它惯有的麻木和冷漠,已使它不足以完成,必然的,秩序之外的复杂、暧昧、隐秘被引了进来,它很可能带来对某人某事的造次和冒犯,但它却被呼唤来惊喜和新颖的体验。她们的隐秘生涯充满着自由行为,但也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这因此要对美学负责而不再对伦理学负责。美学是自由,而伦理学只能是限制。

承担审美自由而非伦理限制的女人是将世界变得复杂的族类,她们兴风作浪,不安于驯顺贤淑的生活,幸亏人数不是太多,否则世界真要被闹它个天翻地覆了。许多人无法理解,这世界原本好端端的,干嘛要冲来些小妖般的异类而让它斑驳陆离的复杂化呢?为什么女人一旦学会使用语言,一个个都像中邪了一样?当年有一喊得山响的口号叫“换一种活法”,这可是蛊惑了不少当初年轻女人的蠢蠢欲动。这欲动就是要掀破平庸,拆毁恒态而取动态,打破平静而取动荡。那时候让人动容的词语是说陨石雨砸在胸口,颠颠和趑趄据说都更能获得深层体验。默念着:“主,我正在探索,在我身内探索:我自身成为我辛勤耕耘的田地。”但讲这话的是伟大的宗教家兼哲学家的男人圣奥古斯丁,他可以在年轻时打破秩序,进入纷繁热烈复杂的体验,在体内耕耘并且忏悔,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历史伟人,并且因其率直的揭示自我更令人仰慕。但哪有女人能得此殊荣?将世界变得哪怕只是稍微复杂一些的女人今后必然要品尝自己的酸甜苦辣。可她们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

是些女性先知，因惧而领会，领会到死亡的诡谲之气早早晚晚都会缭绕在头顶，提前领会并从而讲出，并多体验肉身在世的一些内容，因此她们看起来有些类似女巫。并且，由于女性一下子由客体(事物)进入主体(身体)，在她处是迅速缩短着人类艺术与语言探索的路径。而照马利坦看来，“艺术家光辉思想的最好部分，仅仅被他在肉体存在的奥秘中所捕获，从而向我们的眼和心传达词语不能传达的某种无价的真实方面的表意符号。”^①进入复杂性是将隐秘敞开，将公开剔除，审美生活终于被卷进了桃色事件，但这一切的价值是：“作为个体的个人比普遍的事物更高。”(克尔凯郭尔语)

况且，在这时间她的身体还不能说已经凋谢，它还如肥美丰腴的水草地，充满想入非非的大胆奇想。这注定是个惹是生非的年月。道德感是要求时间和阶段的，此刻还暂时想不到它。此刻满山还是青葱郁郁，绝代佳人端坐绿草红花之间，风是熏熏，情是炙炙，一切都是塬上生香、波上含翠。此刻，女人即使想吟着象牙白的清音，可听来仍是火红喇叭的合奏。此刻，即使她有无尽的感伤在悄悄嘘唏太息，却也阻不住渴望快乐的草木茂盛的疯长。即使她想把枯枝寒烟暮风险道的低语挂在嘴边，却也抑不住冲动如锋锐白刃般划过心口。

这依旧是一个满齿生出清冽薄荷香味的年月，蓝色的血，还有清澈的欲，都显得干净整洁。有些布尔乔亚，喜欢如水的琴声，喜欢夜阑之时凭栏独倚，喜欢繁华似梦的慨叹。那裙裾总是月色或本白，却挡不住嫣红面颊的娇羞俏丽。秋水打在窗棂，就止不住愁绪万千，内部滑过的疼痛尚与思念有关。

那时节在写作的队伍里还有对时间不生恐惧的人，这大概还可以称之为女孩。女孩还有饱满的肌肤清亮的眸子坚挺的乳房，当然还有灵醒的欲望。这些条件都是为她的造次、逾越做着铺垫。那时她说枯草，其实华美的彩蝶还在百花丛中双翼翻飞；那时她说死亡，是因为太过年轻的生命有的是奢侈的理由，并不怕魔鬼捎来咒语。现在她欲以寻找艺术与生存的一致性。那时她不怕拆散既成秩序的链条，因为她

① 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中译本，p. 39。

还不知日后要担当无尽的孤独与凄凉。那时她不怕,有的是男人钦慕的目光与簇拥,她不缺异性环绕,她慷慨大方,把属于家园的那一份硬是拱手出让。据她说其理由是,太过秩序的生活是平庸的,而平庸的生活是不利于写作的,她宁愿要一份冷骨侵寒,据说这样可以保留写作的激情和语言的原创性。

换一种活法导致的观念解放,令女孩迅速变成女人,时间也一定成为砸在她心口的黑石,她喃喃低语:谁来为我作曾经活过的历史证明?只是这声低语,她就从此不会再以拒绝之姿与人交往。从此故事发生,细节展开,叙事起笔。

很少有女人能在完满的婚姻形式中将欲望化叙事演绎得有声有色,其力量与深度也因妥帖平稳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婚姻生活正常可靠,是一个让人酣梦长存的暖床。人在这里躲开凄风苦雨,当然这是指和美谐畅的婚姻。但这种妥当的规矩的生活,行的是伦理标准,如果它不遵循普遍伦理,就称不上完满婚姻。完满婚姻的标准是双方无间隙,有足够多的透明度,没有同床异梦的复杂性。他们单纯、晶莹,婚姻初年,有相对的童话色彩。可这种生活恰恰是要消灭女人的复杂感受停止叙说的。因为冲撞着一个人语言的,正是铤而走险担惊受怕。是故意制造事端和磨难,将平稳交付,将险峻担当,直至用文字将自己救赎出去。

但写作的女人却是充满太多隐秘和隐瞒,她们有观念的长矛和厚盾,可以将一切犯上做乱的事给以诠释。谁能忍受得了她们?一个以生命为最高审美原则的女人怎么能让与她发生密切关系的异性放心呢?语言的生活是抽象,但实际生活说到底是具体,具体到一颦一笑一投足。具体生活必须按伦理规范,她却是想脚踩两只船,既要流浪的狂逐野猎之艳遇,又要风平浪静之托恃。但审美与伦理肯定是要发生齟齬。一个女人无论怎样以为自己做到了天衣无缝,接近她的配偶或异性伙伴再笨也会觉察到她的飘忽恍惚,不能贴心贴肺。纵使她表面上依旧黎明即起洒扫庭院循规蹈矩,但靠近她的人会感觉到离心离德的威慑之力。纵是抓不住她任何背叛的蛛丝马迹,但她在沉默做事时也能感到她行走在观念的飓风中,来去呼啸急遽,却又表面不动声色。月黑人

胆大，胆从耳边生，谁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她想什么就一定敢于做什么，这是确定无疑的。

当初也有头脑膨胀的傻女人不怕拆毁婚姻，但有那婚姻的信奉者，无论怎样她都想保持一桩婚姻，以维持命运的连续性。婚姻固然是个桎梏，但她需要这囚役以便更为欲求自由舒展。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旷野，没有一个桎梏；总在荒漠途中无处歇脚也让人承担不了，绝对自由就等于无自由。现在，婚姻即使作为了桎梏，可冲出去的欲念才是那样的真切活跃。谁做了写作女人的丈夫谁倒霉，她神游八极的心怎么能抓得住？男人隐隐绰绰感觉到她的走神，于是他因沮丧而生烦，争吵，然后冷战。但她下决心要隐忍到底，对婚姻抱着绝大的耐心。当初她不是被动而是主动选择配偶，除了心智才情，还有她始终被吸引的气息的昏迷和肌肤相亲的投入。她决心忍受无论怎样的刁难，一切婚姻过程中的千辛万苦，她都会咬牙坚持。并且那些酸楚的疼痛，不被人心疼和呵护，一个人无依无着的空白，却又成了她写作的资源。而且，她寻找“弥补”的念头更其强烈和正当，还有那不声不响的暗中“报复”。她认为她的叛逆将与她所受的冷遇扯平，谁都不再欠谁，因此她良心上也不再会是倍受折磨。她的忏悔并不是针对配偶而来，而是因为她曾有过辉煌的囚禁，但在某一天秋天的山上有一双深情目光的投来，她是身不由己地又陷入深深的恋爱里面去了。她现在的生活形成两种局面：必然婚姻与偶然婚姻，这成了两条并行不悖的河流，艺高人胆大的女人决心将这种局面坚持下去。

因了她隐秘的生活，她是一定要隐瞒一切了。她过的不是光明磊落的生活。但在观念上她早已解决了何为光明磊落，又何为鬼鬼祟祟的价值标准。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试问：为生命而感动的事情难道不是美好向上的吗？一个具有爱心，渴望生命的体贴、拥吻和搂抱、情感细腻的女人所行之事是光明正大，是具有人性魅力和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妙秉资的；反之，那枯燥乏味毫无活力的女人能叫光明磊落美好动人吗？凡事只要是清亮向上而不是堕入烂泥的，那都是经由上帝批准并被祝福的，这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是直接面对上帝的“我与你”的关系，与任何第三者无关。因此她不必承受良知的拷问。

这场如意算盘能就这样打下去吗？除了她遇到的是特别敦厚的丈夫，宁愿相信她的清白无瑕，对她有过疑惑却又无法怀疑她的贞操忠诚。她也会将隐瞒做得更好。一种正常伦理生活作底垫，保证着她踩在现实温热的土地，因此，隐秘才可以成立。否则，不受约束，没有禁止，何来隐秘？没有隐秘，又何来对隐秘的揭示和诠释？大量的写作女人，却是生活不幸而文字幸，但是不幸的生活最终是想将女人击垮。一旦被击垮，还有何幸的文字？

如意算盘鲜有人能打下去。有一天他突然对她说，我们分手吧。一桩婚姻因此解体。好了，写作的女人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不用隐瞒了，她终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但在绝对自由之后，一种无边的孤寂攫住她，没有了偷欢的游戏之后一切皆是索然，她发现她被欲望化叙事蒙骗了，为故事她得付资查。

即使不谈伦理冲突，只从男性的意识而定，女人一旦踏上写作之途就注定是不被信赖的角色，她们个人也很难再有幸福与幸福感。作家梅里美曾与作家乔治·桑相恋并住在一起，但导致他们关系最终破裂的竟源于清晨的一个镜头：一次，他睁开双眼，在湿冷的冬天的黎明看到他的伙伴身穿睡袍，跪在壁炉前用手拨弄着炉火，以便使自己能准时坐下来时满足自己如饥似渴的写作欲望。看到这一情景他感到十分沮丧。她的坚韧与意志、她的能力对他具有压迫感，这一切的结果是他满腔怒火，关系中断。冰雪聪明的伍尔芙早已知道拥有思考和力量的女人的不易，她在边缘处挣扎，尽量不惹恼男人。她决心不放弃理性，而又不使自己男性化，但又要适当迎合。所以她将其语言赋予愤怒的腔调。只有在文章极少数地方你才能听到她动情的声音；她尽量使自己听来如简·奥斯汀那样冷酷，如莎士比亚那样威严，因为男性文化认为一个作家要如此。文风要像他们，可行为举止又是窈窕淑女，是守拙本分。^①波伏娃在一次讲演中倍加称赞司汤达，因为他有一句疼痛的话触动了女人的心弦，他说：“人类得不到任何一位女性天才。”他痛惜女性

^① 以上均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张京媛主编，p. 126、[美]艾·里奇：《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

成功的层层阻力，守成的女人与想像力感受力都发生着冲突，但男人宁愿相信她们，这使天才的女人到不了成为天才的那一天就早已改弦易辙。波伏娃坚决地纠正说，“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没有别的事可干而从事写作的妇女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她指出女性写作者身上的不驯，因为顺从恰与创造力相对立，而“创造力的源泉就存在于与现实的论战争之中”。

因时间恐惧而不甘平庸渴望创造的女人行的是美学标准，在日常生活要求妥当稳定的人行的是伦理学标准，“美学要求隐秘，褒扬隐秘；伦理学要求开敞，公开隐秘”。“美学是一个知道礼节、多愁善感的知识分支”。“伦理学不懂得多愁善感，甚至也没有这样一种消逝的时间概念。因此，伦理学的面貌与美学的面貌大相径庭”。“伦理学并不适于争论，因为它拥有纯粹的范畴”。“伦理学它远不能使人变得聪明，而如果此人并不知有比伦理学更高的东西的话”。以上所引都是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的话。男人的他也有对时间的恐惧吗？因为恐惧所以说出这番精辟中肯的关于美学与伦理学之争的话。他深知人类的秘密只有在美学中才能被发现，但伦理学则不知道这秘密，这是时间消逝的秘密，人对自己负责的秘密，而一旦它觉察到了有秘密在旁，“伦理学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克氏语）

似乎在婚姻的漩涡纠缠太久，以至于陷入伦理学辩解而无法从纯感知方面放开笔墨抵达堂奥。这样会妨碍“精神可能从周遭结构的铁钳中挣脱出来，成为投向世界大全本身的自由目光”。不知不觉又引用的仍是男人的话，是西方思想家舍勒的话。看起来男人并非不知生命本身的详情，但他们在宏观处分析时说得非常合乎情理，但具体到与女人的相处就会同她闹别扭。现在是需要把这种议论放一放，撇开背景，撇开争执，看写作的女人，这自由的精灵，是如何卷进生命事件和精神事件当中。并且进入她美学的愉悦和反美学的审视中。

一切都无法摆脱她与男人的关系，在此将略略讨论他们相处时的三种关系：语言中的相遇，自然意象的沉迷以及恭维下的盲目。

语言中相遇，也许是男女相处以来最和谐最动人的一种关系，这几乎可以说是最高值。在精神启迪和肉身启迪的双重性中展开优雅纯美